

河桥寻梦

/ 唐春地 /

抵达河桥的那一刻,迎接我的,是溪水的哗啦声,她携着雪白的浪花,一路奔腾,向春山逶迤而去,似乎急于赴一场远方的约会,那般急切。

此行,我怀揣着对“白下木桥”的向往而来。然而,当我站在溪畔放眼望去,却并未见到心中期待的木桥。我反复核对地址,回忆朋友曾给我看的照片,心里升起疑团。唉,都怪我每去一个陌生地方,都不提前做攻略。不过,这也是我素来的习惯,喜欢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,探索。

眼前的河桥古镇,其风貌就像一幅古朴的水墨画卷,白墙黑瓦,沉静而庄重。石板路被磨砺得光滑如镜,青苔在砖缝间悄然生长,诉说着人世的悠悠光阴。老街并不宽,仅容五六人并肩而行,多数房子门窗紧闭,唯有几家店铺半掩朱门,游客稀疏,整个古镇沉浸在一派静谧中。这样的氛围,吟一曲木心先生的《从前慢》,怕是最贴帖的:“从前的日子变得慢,车,马,邮件都慢……”

一户人家前,乌黑的门板,鲜红的对联洋溢着春节的喜悦。一位身材微胖的老者端坐门中,头戴布帽,双目微合,那神态,像极了年画中的财神爷,平添了几分祥和与亲切。

步履轻移,历史遗迹铺陈脚下,一座老台门里,铜环斑驳,青苔点染门庭,尽显古朴庄重。视线尽头,春阳斜照飞檐,一位银发老太静坐檐下,身着素衣,皱纹满脸,专注地做着针线活,神态专注而恬淡,此刻,老太、老宅、弄堂、微风、笋香,交织成静谧世界。

大约走了百十米,发现石板路旁,每隔一

段就有一个水口,那沟水涟漪清荡,日色藻影,让人有伸手玩水的冲动。妇女们在水口旁剥笋、洗菜、汰衣裳。我停下来看,旁边的老人向我介绍:“这是我们河桥的‘太平沟’,既能洗衣淘米,又是消防供水,还能泄洪,了不起吧。”言语间,满是对先辈智慧的崇敬与自豪。

是啊,在中国古建文化里,有“看得见的水”,也有“看不见的水”。在没有人工供水设施的时代,临水而居是保证日常用水的需要。

目光流转至墙角处,碧绿的车前草与洁白的夏枯草肆意生长,生机勃勃。我俯身拍摄,恰巧一位婆婆走来,她问我:“你认识这花吗?”我脱口而出,她听后,略带惊讶:“哎呀,你竟然晓得!我后门种了好几株,花开得更好,你去拍一拍。”我跟随婆婆,走进她家。

老屋内光线昏暗,唯有格子窗外洒入一缕细碎阳光,形成朦胧而温暖的光影。起坐间与灶间相连,陈设极其简单,只有一张板桌,几把竹椅,以及一台老旧电视机。婆婆站在灶边,清洗着碗盏,我走到后门,看到一处水泥砖搭建的鸡舍里,母鸡正在产新蛋,“咯咯哒,咯咯咯咯哒!”地欢叫。鸡舍旁,一大蓬开着白色小花的夏枯草,随风摇曳。

“长得好吧!这是我从山里拔回来种的呢。”

“可做草药的。”

“看来你懂得很多呢。”

提起草木,我们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了。她拉了一条竹椅,用当地土话夹着普通话,与我攀谈起来。

“这宅子怕是有些年头了吧?”我打量着老屋。

阿婆微微一笑,眼神里满是对过往的追忆:“这是我祖上留下的,已有100多年。你看,对面那座更老,有270年了呢。”听闻此言,我不禁心生敬意,这些屹立不倒的老宅就是时间的见证者,承载着家族的荣辱兴衰,诉说着河桥的岁月长歌。

我在阿婆的老宅中流连,好像置身于故乡的老台门,皆是可亲之人。这时,清脆悠长的横笛声,自古街深处传来。我告别阿婆,循声寻找,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不过,听着袅袅笛音,走在长巷里,亦是一种静美。

走过理发店,那些老式的工具,一下把我的记忆拉回到童年;走过杂

货铺,货架上摆着陶瓷杯、胶鞋、竹编、棕扫帚等,亦都是老式生活用品。这些城里消失的物品,在这里却仍旧有用武之地。还有一家箍桶店,墙上挂着大小不等的锅盖、搓衣板、刨丝刀等,桶匠手里拿着一个木桶,用

凿子一记一记刻着,声音是这样的安定,令我想起越剧《九斤姑娘》里的十只桶。

时近中午,我打算找一家餐馆吃饭。然而走了半天,只看到一家面馆。店内油锅还余留着早餐未售完的油条、油饼。我点了一碗笋干腊肉面,不过,烧得实在是慢,足足等了一刻钟,面条才端上桌。尝了两口,味道偏咸,许是

迎合当地人的口味。店里一位老者正挑着面,咪着老酒,与店主闲聊。我看着这一幕,只觉生活真实、质朴、简静。

在河桥排棚老宅外,一副对联写尽了撑排工人的辛酸、苦涩:“撑船不穿裤,背纤磨肩骨;上岸三日富,四十讨老婆”。我在门外稍稍站了一会,有些苦难,不了解也罢。

古镇弄堂多,曲曲折折,每一条通往溪边。不远又现一座平桥,我以为就是心心念念的“白下木桥”,细看又与印象中有出入。过了桥,山色竹影,燕麦青青,皆是初夏景象。漫步田间小道,听风吟水唱,顿觉脱离了尘世。临安乡村的空气清新,风景优美,处处皆景。

正当我在溪边徘徊,还想朝上游寻找时,一位身穿橙色工作服的环卫工走了过来,我急忙上前询问白下木桥的位置,他告诉我,白下木桥在前方的杨家埠头。匆忙赶到埠头,湍急的水流拍打着溪岸,但见木桥散落在水中。一时愕然,绕到对岸,终于在一块桥碑上找到了答案:“春夏时节,洪水常把木桥冲毁,但因有铁链串系,木桥只会中间脱开,漂浮在河两边,不会被洪水卷走,洪水过后,又重新立起,屡垮屡建。”

至此,心中疑惑终于解开。

即将返程之际,我再次凝望河桥,思绪缥缈。想象一千年前,汪氏家族为避烽火,从安徽迁徙到河桥的情形;想象着胡雪岩的船队,满载药材,浩浩荡荡经过这里的情形;想象着白下木桥上,两岸村民在木桥上来来往往的场景……

学唱红色歌曲

/ 诸葛保满 /

红色歌曲,是革命的火种,是时代的烙印,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。每一次唱响红色歌曲,仿佛都能穿越时空,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,感受革命先烈的豪情壮志。这几天,我又回想起了老师教我们唱红色歌曲的点点滴滴。

在小学阶段,老师最先教会我们唱的是国歌。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上的乡村小学,学校的条件比较简陋,既没有琴房也没有录音机伴唱,老师教我们唱国歌的时候,先给我们讲故事,讲苦难的旧中国,讲炮火连天的岁月,讲革命先烈的感人故事,让我们有所体会之后,再一字字、一句句领着我们唱。经过一次次示范、一次次校正,我们终于在老师的带领下,学会了唱国歌。每当国歌声响起,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敬意。这首歌曲,不仅仅是一首歌,它是一个国家的灵魂,是亿万人民共同的心声。在国歌的引领下,我们仿佛能看到无数先烈挥洒热血的身影,他们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,不惜牺牲一切。

再后来,不同阶段的老师教唱不同的红色歌曲,我们陆续学会了《东方红》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《歌唱祖国》等等一大批经典红色歌曲。每一首红色歌曲都有其独特的魅力,它们或激昂、或深情、或振奋,无不展现出中国人民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祖国的热爱: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,想起了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懈奋斗的人们;让我们明白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,中国才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,人民才能从苦难中获得新生;让我们学会了对祖国的赞美,对未来的憧憬;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中国,让我们相信,在党的领导下,我们的明天会更加美好……

为了让我们对红色歌曲有更深的体会,老师还组织我们参加红色歌曲大赛。在小学,我们以唱得整齐、唱得响亮为标准;在中学,我们追求歌唱的艺术之美,指挥、分声部等等,开始做得有模有样;在大学,我们追求个性出彩,服装、造型、背景都很想做得恰到好处,想以此表达对党的深情祝福,对祖国的无限热爱。可以说,在老师的带领下,我们哼着一曲曲红色歌曲,走过了懵懂的小学阶段、走过了青涩的中学阶段、走过了青春飞扬的大学阶段,步入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大家庭……

如今,老师教我们唱红色歌曲的日子早已远去。但是,每一次听到红色歌曲响起,我都还会被深深触动,因为,这些歌曲,不仅仅是音乐的享受,更是精神的洗礼,激发了我内心深处爱国情怀和奋斗热情,它让我更加坚定信念,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。

我与画画的不解之缘

/ 方恒慧 /

从小就对画画特别感兴趣,这兴趣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兴起的,我已经记不清了,只记得在昌化中学读初中时,以画画和武术这两大兴趣,结交了一位同样有这两兴趣的好友。然后,每天清晨结伴去昌中对面的山头上练武——打一套自创的拳,练练跳高坡,美其名曰“练轻功”。白天课余时间就是画画了,也就是自己临摹着小人书乱画。那时候没有什么兴趣班,画画之类的教学书也很少,即使有,也没有余钱学和买。

年前大扫除,整理一批陈年书籍,发现一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《武林》杂志,里面来了两张画,就是我和好友各自临摹的同一幅山水画。记得当初画好后,让周围的同学点评,同学们都说我画得像,好友画得好,这大概就的是“形”和“神”的区别吧。

初中毕业那年暑假,母亲调到临安衣锦小学教书,我也转到了临安中学上学,听说好友在昌中高中的名单里没有找到我,大哭了一场。那时候的通讯方式确实是不发达,座机都没有,更别说手机了。于是只有飞雁传书,聊解相思之苦。

到了临安,也算是进了城,附近没有山坡,也没有志同道合的同学,于是“武术”就荒废了。所幸,找到一位教素描的老师,学了一些素描的基本功。终究因为高中学业太重,对素描也没有专攻。

这些年来,我断断续续地画过铅笔素描、钢笔素描、写意国画、工笔国画,兴之所至,涂鸦而已,算不得正式作画。直至前年春,儿子给我看了几幅惟妙惟肖的彩铅画,让我看到了画画的春天。

我喜欢彩铅画的细腻、轻盈、通透,更喜欢它简单的工具——一张铅画纸、一盒彩色铅笔,随时都可以画出色彩丰富的画来。不像工笔画,需要颜料,需要调色盆,需要各种大小各种色调的毛笔,还要不断地反复调试才能调到满意的色彩,作画时要一遍又一遍地渲染,“三矾九染”下来,就是好几天过去了,如果有一笔失误,就前功尽弃。当初我画工笔画时,就弃过好几张。弃得多了,也就弃了工笔画画这一兴趣了。

彩铅画不一样,工具用起来方便,收拾起来也方便,而且彩色铅笔跟普通铅笔一样,可以用橡皮擦。作起画来,力度也比毛笔好掌控多了。于是,在儿子的撺掇下,我买来60色的水溶性彩铅笔,又买了彩铅画教学书,开始学习彩铅作画。

一开始,按照教程,以临摹为主。去年夏天,买了几个粉紫淡红莹白相间的玉米,被玉米那色彩惊艳了,不舍得煮来吃,就画了下来,想永久地留住那诱人的玉米。为了长久地留下那抹诱人的色彩,我又买了喷雾定画液。

如今看来,那个“翠笼紫颜,莹润如玉”的玉米确实是被我留下来了,但是笔调还不够细腻,颜色还不够醉人。我把原因怪罪到水溶性彩色铅笔的颜色偏淡不容易着色上,于是,今年春又买了100色的油性彩色铅笔和油性彩铅纸。

为了“不负彩铅不负纸”,我一定要坚持画下去!

注销公告

依据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及实施细则有关规定,经举办单位同意,现拟向临安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,现已成立清算组。请债权人自2024年7月8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请债权。

联系人:程翔 联系电话:0571-61083002

特此公告

杭州市临安区鸡血石博物馆清算组
2024年7月10日



卖冰棍那些事儿

/ 叶志达 /

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某年,我的两个宝贝女儿,分别还只有十岁和六岁。农村里正是春茶采摘和炒制的时候,我因为家中生活困难,常常天蒙蒙亮,就骑着辆“叽喳”牌自行车,到县城里的冷冻食品厂批售50支冰棍,其中,赤豆冰棍和白糖冰棍各半。然后又小吃店里批购30根油条,忍着饥饿、忍着劳累,不遗余力地踏着“老爷车”急忙骑回家,好让一双女儿拾着冰棍和油条,到两三里外的茶山上去,向采茶的阿姨们叫卖,换来几毛家中日常开支的油盐钱。

“卖棒冰,卖油条啰——”那婉转清脆的叫卖声是我大女儿的声音,“卖棒冰来,卖油条儿——”那嗲声嗲气的口气是我小女儿的叫卖声。这冰棍因为冰块里串着一根竹棒,农村里习惯叫“棒冰”。采茶的“半边天”女人们,听到这清婉的叫卖声,仍然没有停下如啄米般采茶的手,嘴里却嚷着:“乖乖囡,给我来一支。”于是,两个小“千金”,便拿出支冰棍,踏着茶蓬间坑坑洼洼的山坡,给那位阿姨送

了过去。那年月农村里还没有幼儿园,才六岁的娃,在今天,只是幼儿园里的宠娃呀!且学起了“送货上山”的生意来了。有时候,采茶的奶奶身上没有带钱,也要买这冰棍或是油条,这可难为了小妹妹,在几跛肩头后,还是情不由衷地“赊”了出去。两姐妹汗流满面地忙忙碌碌了一上午,也赚不到几角钱,心里却盘算着买块花手帕或是蝴蝶发夹什么的,脸上挂满了笑容,心里乐滋滋的。

说起卖冰棍,我们村里有个小伙子,身强力壮,那几年,踏着自行车一清早从家里出发,向南十余里从城里批售400支冰棍,然后返回沿路往北骑四五十里,沿途经横畈、余杭一带的农村,销售冰棍。他使劲地蹬车,累得脚肿手软,饥肠辘辘也舍不得买点点心充饥,只是擻起衣襟在脸上抹一把汗,又“棒冰,棒冰,赤豆棒冰、白糖棒冰——”吆喝起来。那时候,赤豆棒冰可卖到4分钱一支,白糖棒冰卖3分钱一支,按照赤豆棒冰算,每售出一支冰棍只赚4厘钱,若400支冰棍全部卖出,也不

过赚了1.6元钱。这里还需上缴生产队每天一元的副业款(可记10工分,年终分红约0.65元),存下的0.6元钱,已是一笔不小的副业收入了。不过,这自行车的损耗与维修,这劳力的透支,也是无从计算的一笔糊涂账。

邻村有个卖冰棍的瘦个子小伙子,他比我村的那位“冰棍汉”,更有心计,精巴得很。他不但跑远路兜售,村里放电影时,更不放过。有一次,他的老丈人向他要支赤豆冰棍,他也犹犹豫豫舍不得拿出来,老丈人知道他女婿的个性,从袋里摸出了仅有的三分钱,交给女婿,那小伙不好意思地推让了一下,结果还是收了钱,才从木板箱中的棉絮里摸出一支赤豆冰棍,交给岳父。事后,竟成了村民们谈笑的话题,他就像“猪八戒照镜子——里外不是人”。

几段卖冰棍的往事,相比今天的美好生活,真可比天上人间。亲!人啊,切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